

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·髡殘

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·髡殘

總目錄

前言

凡例

髡殘的藝術交游及書畫創作

楊丹霞

圖版目錄

圖版

圖版說明

款識

印鑒

六

八

一〇

四四

四七

一八五

一九五

二〇一

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·髡殘

編輯委員會

編委會主任：單霽翔

編委會副主任：王亞民 任萬平 周項立

編委（按姓氏筆畫排列）：

王亦旻 王琥 王静 王躍工 吕成龍

朱 藍 姜潤青 張光耀 許仲禮 曾 君

楊丹霞 劉 輝 魯 穎 蘇 怡 關 琪

本卷主編

楊丹霞

總目錄

前言

凡例

髡殘的藝術交游及書畫創作 楊丹霞

圖版目錄

圖版

圖版說明

款識

印鑒

六

八

一〇

四四

四七

一八五

一九五

二〇一

前言

「四僧」是指我國明末清初時期弘仁、髡殘、八大山人、石濤這四位著名的僧人書畫家，他們并非出自同一畫派，但因其俱為僧侶或有為僧經歷，且其書畫藝術均能在「摹古」之風盛行的時代以造化為師，勇于創新，獨樹一幟。其書畫，各具鮮明的藝術個性和獨特的藝術思想，對有清以降的書畫影響深遠。

故宮博物院的館藏書畫作品以內府收藏為基礎，數量極為豐富，但如「四僧」，他們的書畫藝術雖然在清初之際獨樹一幟，却由於政治、藝術等方面的差異，而不被當時主流階層接受，故而在清代內府收藏中極為稀少，《石渠寶笈》中所著錄作品僅有三件半。但從新中國成立至今，故宮博物院通過政府部門撥交、文物商店收購、收藏家捐贈售讓等方式，使新的作品不斷入藏，補足了清代內府收藏的許多缺憾，其中「四僧」書畫藏品達到了現在二百餘件套的規模，經過了眾多前輩專家的鑒定和整理，無論是在作品數量，還是在質量、題材等各方面均為各館之冠。本次「故宮博物院藏四僧書畫展」在我院豐富的「四僧」藏品基礎上，精選了其中八十一件套重要作品，並通過諸如展廳氛圍烘托、器物搭配、景觀搭建等新穎的展陳方式，將「四僧」優秀的書畫藝術展示給大眾。

近年來，故宮博物院一直致力於向公眾傳播優秀傳統文化藝術，充分發揮了博物館宣傳、教化的重要功能，依靠自身豐富的館藏資源，通過展覽、出版、多媒體、文創等手段，將保存在這裏的古代文化藝術瑰寶真正為公眾所用。作為故宮博物院宣傳教育的重要手段之一，「故宮出版」代表着學術與品質。一直從未間斷的「名家大全集」的出版工程，伴隨着故宮博物院更加深化細緻的展覽思路，更加服務於資料整理與呈現、學術研究以及更加貼近公眾需要的訴求，也越來越走向完

善。此次《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》的編纂，兼顧了以下幾個特點：

一、本全集除收入展覽中的作品外，還囊括了故宮博物院藏「四僧」書法、繪畫以及尺牘在內的全部真迹，是故宮歷次「四僧」題材出版中最高為全面的一次，總數達到一百七十五件套。

二、各卷主編在對藏品深入研究的基礎上，以作品創作時代為序，本着逢文必錄、逢印必釋的原則，對入編作品的所有文字信息進行客觀、全面地著錄，著錄文字量達到八萬餘字，並附有故宮藏「四僧」書畫作品印鑒知識輯錄，這一編撰方式在故宮諸多全集、圖錄中尚屬首次。

三、在圖版部分，除盡可能保證圖像質量外，還將以往曾經出版但未能完整出版的作品圖像補齊補全，使本全集達到了全面、詳細、客觀的反映「四僧」書畫作品的真實面貌。

「四僧」全集的出版，既是對故宮豐富館藏的展示，也是故宮扎實的文物整理、鑒定等基礎工作和深厚的學術研究水平的展示，隨着美術史研究的深入，對書畫流派等方面的研究向着更深入、更精微的方向努力是大趨勢，本套全集就是這一趨勢下階段性研究成果的呈現。希望能以此套全集為新的起點，令故宮書畫類展覽及出版物更上層樓，為廣大觀眾和讀者帶來更優質的觀展氛圍和藝術享受。

王亞民

凡例

一 本套《故宮藏四僧書畫全集》共八卷，收錄故宮博物院藏弘仁（二卷）、髡殘（一卷）、八大山人（二卷）、石濤（三卷）四位僧人創作的書畫作品及尺牘、詩文札頁。全書由前言、凡例、論文、圖版目錄、圖版、圖版說明、款識、印鑒構成。

二 「四僧」之名源自這四位書畫家在明末清初之時皆有出家為僧的經歷，而且這四位畫僧一生所用各種字號較多，有的雖不見于作品款題，但當時流傳甚廣，更因文獻記載頻用而成為學術界較為一致的稱謂，如「髡殘」之名；有的雖非其僧名法號，但因在書畫作品款印中習見而被後人所熟知，如「八大山人」之名。故本書在確定作者之名時，或采用其知名度最高的一個稱呼，或選取其書畫作品中最常用的落款，而非一定用其僧名，以方便廣大讀者的閱讀習慣。

三 故宮博物院所藏「四僧」作品，皆為一九四九年以後，通過政府部門撥交、文物商店收購，以及收藏家們以售讓或捐贈等方式入藏本院的。經過我院幾代專家的努力，對這些作品進行了鑒定與整理，本套《全集》收錄了其中全部確定為真迹的書畫和信札，以及個別名氣較大，但老一輩鑒定家有真偽爭議的作品。對於專家一致認定的贗品偽作，則不予收錄。

四 本套《全集》按「四僧」作者分卷。每家收錄的作品將書、畫合在一起，按照創作時間順序統一編排；無紀年的作品，根據其風格特點或相關內容推斷大致創作時間，繫于相近紀年作品之後；無法考訂其創作年代者，則統一置于各家作品最後。

五 本套《全集》收錄的內容包括每幅作品的圖版、基本信息、文字著錄、作者印鑒款識。其中文物圖版包括每件書畫作品的全形和局部，以及全部引首和題跋。在每家作品集最後，附錄該作者常用款識及印鑒，亦全部取自本《全集》所收之作品。

六 本套《全集》的文字著錄內容分為作品基本信息和款印題跋釋文兩部分。作品基本信息包

括：作品名稱、形制、質地、水墨或設色、尺寸等；款印題跋釋文包括：作者款題與鈐印、書法和信札內容、他人題跋及鑒藏印等。文字著錄本着有文必錄，逢印必釋的原則，對題識中涉及作品創作紀年的內容標注公元紀年和對應的年齡。印章除釋文外，註明印文為朱文、白文或朱白文；聯珠印在印章釋文中以「、」表示區分。文字內容均以現代標點斷句，以便讀者參閱。

七 每件作品的文字著錄順序大致依據不同形制而定。手卷依次為：本幅、引首、隔水、尾紙、內外題簽；冊頁依次為：本幅、對題、裱邊、引首、附頁、內外題簽；立軸依次為：本幅、上下詩堂、左右裱邊、內外題簽。

八 本書文字采用繁體豎排。在著錄的釋文與印文中，因原作作者用字情況非常複雜，難以統一，故本套《全集》對此作區別處理，除行草書寫法、避諱字等情況作標繁處理外，其他根據四僧各自的書寫習慣酌情加以保留，不作統一更改。

九 對於作品中抄錄前人詩文出現的脫衍倒訛等情況，均保留其原貌，不做統一與訂正。個別借助其他材料可明辨的誤字或缺字，或作者在作品上自行訂正的內容，均在此字後以「（）」標示出來。作品中款印模糊難辨、殘缺不全、無法釋讀者，以「□」標示；能作推斷的字，則在此字外加「□」，以示區別。

髡殘的藝術交游及書畫創作

楊丹霞

髡殘（一六一二—一六七三年），俗姓劉，字介丘，湖廣武陵（今湖南常德）人。法名初為智杲，後易為大杲，字石溪，號髡殘，又號白禿、電住道人、石道人、殘道者等。他是中國繪畫史上著名的「清初四僧」之一。

髡殘的藝術活躍期主要集中于明清鼎革時期的金陵（今南京）及蘇、杭等地。在乾撼坤岌、波詭雲譎的政治嬗蛻之際，在血雨腥風、驚心動魄的社會大動蕩中，金陵一地聚集了大量躲避戰火、兵亂的富庶之家、仕宦門第，也吸引了許多「不同產而同游，不殊調而殊土」的文學名士、藝術才俊。如清初重要的遺民詩人林古度、杜濬、黃雲、余懷、邢昉、顧炎武、方文等，如以龔賢、樊圻等人為代表的「金陵畫派」群體，又如數度來游的弘仁、戴本孝、程邃、方以智、梅清等書畫家，還有後來定居的石濤等，他們或卜寓于此；或結伴而來，潛踪重訪，祭拜孝陵，緬懷故國，哀生悼亡；或以詩歌尋覓同道，抒寫慘苦啼血、悲慨激蕩的遺民情懷；或通過

山水畫表達不趨合新朝，歸隱山林的無奈與超脫。

金陵詩壇耆宿雲集，畫壇則高手如林。龔賢曾在題畫記中云：「今日畫家以江南為盛，江南十四郡，以首郡為盛。郡中著名者且十數輩，但能吮筆者奚啻千人？」^{〔一〕}而髡殘在世時，其山水畫就以繁密的構圖、雄渾的筆墨和鮮明的藝術風格，與程正揆一同被譽為金陵「二溪」。杜濬曾就此評論說：「吾楚有詩而無畫，直至今日，突出兩人，一為石溪禪師，一為青溪太史。僕前後見其巨幅長卷，雲峰石迹，迴絕天機，原本古人，師友造化，未嘗不歎為神品。不知何以不出畫家則已，一出便到恁地？」^{〔二〕}龔賢更從繪畫創作和鑒賞的角度明確指出：「金陵畫家能品最夥，而神品、逸品亦各有數人，然逸品則首推『二溪』，曰石溪，曰青溪。」^{〔三〕}

身為奉佛之餘侍弄丹青，以筆墨結「清淨緣」的高僧，髡殘受到了同代文人的一致推崇，自有其孤詣處，但其藝術的影響力在彼時畫壇却十分有限，從學者亦寥寥，遠不如同時期的弘仁或稍晚的石濤、八大山人。究其原因，主要是其交際不廣，傳世真迹少，特別是其繪畫的筆墨韵味、詩文禪意與雄闊氣勢非常人可學。即便是張大千號稱仿學「四僧」可以亂真的高手，他對髡殘的仿作，在其「四僧」仿作畫中也是最易被辨識的。

〔一〕《周亮工集名人山水冊》第五幅龔賢題跋，《石渠寶笈三編·御書房四》著錄。嘉慶二十年武英殿本。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。下同。

〔二〕周亮工《結鄰集》，康熙九年賴古堂刻本。下同。

〔三〕同「一」。

二十世紀初，一批致力於中國畫研究的中日學者以「三高僧」、清初「四僧」之名大力宣揚這些畫僧的藝術成就，如葉德輝《觀畫百詠》^{〔四〕}以及後來的日本學者大村西崖的《東洋美術史》（中譯本名《中國美術史》）^{〔五〕}中將弘仁、八大山人、石濤和髡殘合稱為「四僧」；畫家陳師曾《論明季三高僧》及鄭午昌《中國美術史》等，則是從山水畫創作的角度將弘仁、髡殘和石濤稱為「三高僧」，並以他們取法自然、注重創新的藝術精神號召中國畫的變革，髡殘繪畫逐漸受到畫壇的重視。近代以來，雖然也出現了黃賓虹、錢松岳等師法髡殘筆墨較為成功的大畫家，但髡殘的生平、藝術的概況仍不為大眾所瞭解。此次「故宮博物院藏「四僧」書畫展」，也是首次將院藏髡殘的書畫作品較為完整地公諸于世，本文謹藉此次展覽以及所知公私收藏髡殘書畫，試對髡殘其人、其書畫藝術及交游作初步的梳理和探究。

一 生平簡述

有關髡殘的生平，材料甚少，今之所見主要有其同時期文人如

周亮工^{〔六〕}，其至交好友程正揆^{〔七〕}、錢澄之^{〔八〕}等所作小傳，稍後有鄧顯鶴（一七七七一—一八五一年）的《石溪軼事》^{〔九〕}等記載，此外，同時期文學、藝術家的詩文集，亦偶有言及。在同時代人的傳記中，程氏等人記載甚為簡略，而錢澄之的《髡殘石溪小傳》對髡殘的記述相對豐富，其中有關髡殘早年經歷，皆得自于曾為髡殘法徒的山足興斧禪師所述，小部分則是順治十三年（一六五六年）之後，錢本人在南京與髡殘交往的親身經歷，故所記內容最為可靠，亦使我們得以知悉髡殘一生的大致情況。

髡殘少時好讀書、作畫，喜談佛道。但他個性鯁直偏強，沉默寡言。二十七歲（一六三八年）時，因迫于父母逼婚，爲了堅持自己的佛教信仰遂自剪其髮，正心出家，投到同鄉詩人、學者龍人儼的龍氏家庵中爲僧。不久，髡殘在龍人儼的鼓勵、督促下爲修習佛法、增廣見識，游學至南京。在此期間，有一位得「淨土宗」雲栖株宏大師剃度的老僧爲他取名智杲，因此髡殘也懸掛雲栖大師遺像禮拜爲師。之後他回到故鄉，繼續跟隨龍氏參禪修行。

一六四四至一六四五年間，常德地區兵禍頻仍，生靈塗炭。髡殘爲躲避戰亂在桃源深山中度過了一段「或藉草豕欄，或避雨虎

〔四〕參見吳雪杉《四僧名目考》，《文藝研究》二〇〇八年第八期。

〔五〕陳彬龢譯，大村西崖著《中國美術史》，上海商務印書館一九二八年出版。

〔六〕周亮工《石谿和尚》，《讀畫錄》卷二，康熙十二年周氏烟雲過眼堂刻本。下同。

〔七〕程正揆《石溪小傳》，《青溪遺稿》卷十九，康熙五十四年程大臬、程光珠刻本。下同。

〔八〕錢澄之《髡殘石溪小傳》，《田間集》卷二十一，《傳》。清康熙二十七年刻本。下同。

〔九〕鄧顯鶴《沅湘耆舊集》卷四十三，道光二十三年鄧氏南村草堂刻本。

穴，或以血代飲，或以溺暖足」^{〔一〇〕}的艱險、困苦的時光，使他的身體受到了嚴重損害和摧殘，落下了風濕、胃病、疥癬等痼疾。

髡殘雖然禮拜雲栖為師，畢竟還是沒有按照《禪林寶訓》所言正式依止于禪門尊宿。真禪者最重綱宗師承，龍人儼作為髡殘出家和早年修行的重要精神導師，很有可能曾為此向「曹洞宗」大德覺浪道盛禪師懇請收髡殘為嗣法門人，以求得其鍛煉推挽，務徹古人堂奧。但彼時并未得到立即應允，覺浪說：「獨我龍三翁與石溪公，曾不謀面，千里知心。每接讀手書，刀刀見血，令我蹴然驚起。……今有若而人，能以生平不屈人者，而甘心委命于我。而我何心何行，不心肯口肯？」^{〔一一〕}言語中雖然對龍人儼、髡殘二人以「千里知心」相對，但因從未謀面，以覺浪的身份，在擇人付授上態度謹慎也屬常理。但很可能，這些通信促成了髡殘的第二次南京之行，終於使他從偏僻的常德走向了人生和佛學的廣闊新天地。

一六五四年，已逾不惑的髡殘因其非凡的禪學修養、剛直耿介的品性，深得覺浪、弘儲等高僧的賞識和器重，受邀來到南京，參與了報恩寺《大藏經》的校刊。他先後駐錫于大報恩寺、栖霞寺、天龍古院等處，並在負責募修的松影上人離開後，他接替了「修藏社」的主持工作，主要負責《大藏經》的校刻刊布事宜。此項工作

陸續進行了數年時間，這期間，覺浪禪師對髡殘有了更多的瞭解，

對他在佛學上的造詣深為贊許，並親為他題寫了《石溪道者禪偈引》。覺浪認為，髡殘對禪宗經典的理解、題注正見深廣，且思辨獨到而精闢，他說：「杖人讀石溪道者禪偈，其題注皆出于佛祖言之正，其偈語皆出于佛祖宗旨之奇，惟奇能使人疑而悟，惟正能使人思無邪。」^{〔一二〕}不唯如此，髡殘在修習佛法的同時，黍離之悲，念念于心，並以搜集和抄錄屈原《楚辭·招魂》善本的方式寄托忠君愛國之憂思，這一點，更是受到了以反清復明為己任的覺浪的認同與褒揚，引為同道知己。覺浪在《為石溪書楚辭招魂》中指出：「予因語石溪曰：……蓋人倫以不得君父，則無所立身；出世不得心性，則無所立命。忠君愛國與唯心淨土是同是別，知此則盡法界，亦無所逃于此心矣。」^{〔一三〕}由此可見，覺浪將儒家关于文人士大夫的安身立命之本、佛門對大德高僧的究心悟道之源結合在一起，對髡殘的為人、品性給予了高度評價。

關於髡殘品性剛直、效忠亡明的記載，還有一則源自《蕙榜雜記》的軼聞被研究者們廣為引用，以突顯他強烈的遺民精神：「熊公國變為僧，聚徒擁眾，開堂說法。嘗至南京，一日携侶游鍾山，有楚僧石溪者，隱者也，獨不往。及熊歸，石溪問曰：若輩今日至

〔一〇〕

程正揆《石溪小傳》。

〔一一〕

覺浪道盛《復龍三翁及石溪上座》，《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全錄》卷之二十七，《書札》，《嘉興大藏經》，台灣新文豐公司一九八七年出版。下同。

〔一二〕

《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全錄》卷之二十八，《題跋》。

〔一三〕

同「一二」。

孝陵，如何行禮？熊愕然，漫應曰：「吾何須行禮？」石溪大怒，叱罵不已。明日，熊謁石溪謝過，溪又罵曰：「汝不須向我拜，還向孝陵磕幾個懺悔去。吁，石溪誠卓然矣，熊公似不宜如此也。」^{〔二四〕}此事借由陳垣《清初僧諍記》^{〔二五〕}的轉引，加之屈大均也將熊開元至孝陵不拜事評論為「僧其心至盡」^{〔二六〕}而廣為流傳，實則此事的真實性大可懷疑：首先，顏元照是乾嘉時期藏書家，《蕙榜雜記》是其讀書摘抄，但書中涉及歷代軼聞少有注明出處者，此則亦然，故其來源可疑。其二，髡殘與熊開元為早年摯友，對熊開元在崇禎末年身被冤獄，險些喪命的慘痛經歷應了熟于心，熊的「不拜」之舉是正常的。熊既不是屈大均所說的身入空門而將君臣之道易為「僧心至盡」之人，也不是毫無亡國之恨的降臣，否則他得知國破後「北向號哭」，出家為僧所為何來？祇是舊怨難消而已。這就像許多人簡單地認為石濤跪迎康熙，就是忘了亡國之恨，非也，祇是明亡前夕纔降生的石濤，家恨甚于國仇，令他破家喪父的恰恰是南明朝廷而非清兵。

第三，所謂髡殘「獨不往」之說不可信。髡殘既忠于亡明，或應拜

過孝陵，此次熊去，他不去亦屬正常，「獨不往」一詞似有特地不去之意，不僅描寫語氣可疑，亦于情理不通。第四，髡殘是位襟抱不凡、悲天憫人的得道高僧，對內心認可、親近的朋友并非一味峻直，而是至真至性、滿懷熱忱。他曾為故交「燒松待明月，呵凍染殘煤」^{〔二七〕}；也曾為新知「嗟余逢世難，悲憫問其故」^{〔二八〕}。這些都證明他情感豐富、細膩，而《蕙榜雜記》中這種對摯友一再「叱罵不已」的行為確非其為友之道，況且，熊開元是年長他十餘歲的同鄉，還是他的佛門前輩。這提醒我們對髡殘乃至「四僧」的研究中，有些材料看似能令主人公的經歷、藝術更具傳奇色彩，但未必真實，須審慎采信。

髡殘入修藏社四年，覺浪基于對髡殘在人品道德、佛學修為諸方面的考察，因緣成熟，終於在一六五八年，髡殘往杭州皋亭山崇先寺拜謁覺浪并被接納為「曹洞宗」傳人，易法名為大杲，名列覺浪二十七位嗣法弟子之一^{〔二九〕}，并被任命為祖堂山幽栖寺住持。次年覺浪圓寂前，更遺命諸弟子將親書法偈及竹如意交付髡殘，令他

〔二四〕 顏元照《蕙榜雜記》，光緒年間刻本。

〔二五〕 陳垣《清初僧諍記》，中華書局一九六二年出版。

〔二六〕 屈大均《書嘉興三進士傳後》，《翁山文外》卷九，劉承幹輯《嘉業堂叢書》之《集部》，民國初年刻本。

〔二七〕 髡殘《茅屋待客圖軸》，吉林省博物館藏。《中國古代書畫圖目》第十六冊，吉一一一三九，文物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出版。下同。

〔二八〕 宋裳《晤石谿禪師于祖堂，喜而有贈》，見冒襄《同人集》，載《江蘇藝文志·揚州卷》，江蘇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出版。

〔二九〕 《傳洞上正宗二十三世攝山栖霞覺浪大禪師塔銘》記載覺浪禪師嗣法弟子二十七位，其中「祖堂大杲」即髡殘。《天界覺浪道盛禪師全錄》卷之十一。

承接法嗣。對於升堂入室僅一年的法徒，這是何等的信任和器重！但髡殘委婉地拒絕了法嗣繼承。這種行為正應和了他曾在《物外田園圖冊》中所說：「夫名譽所處，有道者避之。」認為「名者，實之寶，是其人則逃之而不得；非其人則求之反辱也」^{〔二〇〕}。這種斷除妄想、淡泊名利的品行，被摯友程正揆譽為「如獅子獨行，不求伴侶」^{〔二一〕}。

所謂「透得名利關，方是小休歇；透得生死關，此是大休歇」^{〔二二〕}，髡殘不僅淡泊名利，更了脫生死。他不止一次與至交好友言及：「人生何事不可以已于懷者？」世間的一切，不過是「紅爐上片雪」，轉瞬即逝，不必繫繫掛礙。他指出：「夫人為世間生老病死、富貴榮辱所繫，則思而為佛為仙，不知仙佛者，即世間人而能解脫者也。」他更辯證地提出自己的名利觀、生死觀，并舉張拙秀才開悟的例子引申到對禪法的修行層面，體現了他除斷我、法二執，一念不生，四大皆空的思想：「把名利看大了，便忘却生死；把生死看大了，便忘却名利。張拙偈云：隨順繫緣無罣礙，涅槃生死等空華。莫不是名也隨他，利也隨他，佛道也隨他，生死也隨他，恁麼不恁麼也隨他。」^{〔二三〕}這既是他修為高深的體現，也能與他常年飽受病痛折磨，從而勘破一切不無關係。髡殘的胃病嚴

重，令他進食極少，造成營養不良，身體羸弱。他的疥癬病至今也是醫學界的難題，這種皮膚頑疾因濕氣熱毒內侵、肝脾鬱結不舒，外表于皮膚。反復發作，痛癢搔抓，瘡口不斷潰爛，令人坐卧難安，其痛苦非常人可以忍受。所以，在髡殘作品上或好友的詩文、題跋中時常可見關於他下山入城治病或接受友朋饋贈藥品的記述。如《致逸翁札頁》中自言：「瘡口未愈，得所惠人參，服倍加黃芪補中湯，想必可瘳。而身體軟弱，又在細細調理。」^{〔二四〕}文中的「倍加黃芪補中湯」即具健脾溫腎、化濕解毒的功效。可見髡殘每日就是在病痛中掙扎着讀經、作畫，這種堅忍的毅力更體現出他品格與修行的超深持重，故而也贏得了一眾遺民詩人、書畫家的敬重和信任，并在覺浪死後將其視作精神上的依靠。

一六五九年，髡殘經歷了人生中最重大的轉折：首先，此年初秋，鄭成功率部大舉北伐，進軍南京，却因輕敵遭遇大敗，這股反清復明最重要的力量祇得敗退福建，令包括覺浪、顧炎武等遺民們明白復國已幾無可能。也就在這一年的七月和九月，髡殘人生和佛學最親近的導師龍人儼、覺浪相繼去世，使他不僅徹底放棄了復明的希望而擺脫世俗的羈絆，更拒接覺浪法嗣而掙脫開宗教事務的牽繫，向「數聲清磬是非外，一個閑人天地間」的書畫僧轉變。繼

〔二〇〕 髡殘《物外田園圖冊》第一開之對開作者自題。故宮博物院藏。下同。

〔二一〕 程正揆《石溪小傳》。

〔二二〕 語出宋謝良佐及明陸樹聲，見南宋羅大經《鶴林玉露》、明陸樹聲《病榻臆言》。

〔二三〕 以上均見髡殘《物外田園圖冊》之對開自題。

〔二四〕 髡殘《致逸翁札頁》，乃《明清名人書翰冊》中一通，三開三頁。故宮博物院藏。